

中国家庭 采访手记



纪实文学丛书

魏志远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一个贵族家庭的衰亡.....	1
在天堂和地狱之间.....	6
一种古老职业的复活.....	10
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.....	15
爱情悲剧或者避风港.....	19
最后一片黄叶.....	26
名字总是美丽的.....	32
钓鱼的过程.....	40
警察世家.....	48
暗沟.....	53
你的误区.....	58
不合时宜的奏鸣曲.....	62

目 录

最时髦也是最实惠的职业.....	68
一种死亡.....	72
感情的乐园或者地狱.....	77
一本难念的经.....	84
宪兵少尉的儿子.....	89
四世同堂.....	94
关于法律的问题.....	99
鱼和水的关系.....	102
世界是银色的.....	106
“当代英雄”.....	112
梁柱以及磁场.....	118
爸爸，你在哪儿.....	123

目 录

向永恒的爱情致敬·····	129
一个家庭的坍塌·····	135
痛苦是自己的·····	144
一封写了又写的信·····	151
“婚姻忧郁症”·····	158
生活仅仅才开始·····	165
来自新疆的上海家庭·····	172
渴望倾诉·····	178
高氏一家·····	185
命运是海·····	190
剪辑新闻的手·····	200
死亡是美丽的·····	204

目 录

一路顺风.....	209
下等公民.....	217
大家都是主角.....	221
军人的妻子.....	225
恶梦.....	229
巫师的预言.....	233
命中注定.....	238
出土文物——画家赵完璧.....	242
电话号码31636	246
一双不平静的眼睛.....	251
未婚夫妻.....	257
童话.....	263

一个贵族家庭的衰亡

戈宇康是金志娘的第八个儿子。

金志娘出身贵族，她的祖父是前清举人。她血管里淌着蒙族和满族的血液。四十七年前，她不顾家庭的阻挠，毅然弃家出走，和信奉马列主义的汉族热血青年戈堪生结了婚。她的叛逆精神来源于延安。她是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毕业生。在延安的两年时间里，她受到校长王明，以及毛泽东、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吴玉章等传奇人物的教诲。

1988年5月，在清水潭后街六十七号附二号金志娘的住宅，她告诉我，她要写回忆录。她说，我要写金家——一个清代贵族家庭的衰亡。

金家最后一个贵族小姐金志娘今年六十七岁了，她的第八个儿子，也是最小的儿子戈宇康刚过了三十岁的生日。

我想知道一个贵族的后裔在今天是怎样过日子的。

今年4月，戈的八十七岁的外婆在成都去世的

时候，戈和他的妻子陈芳正在海南岛三亚海滨度蜜月。陈芳看中了一条标价二百余元的连衣裙。戈说，她一定要买，我很为难，我请她考虑考虑我们并不富足的钱袋。她就此生了气，转身就离开商店，然后长达一天不理我。

这对夫妻之间的齟齬常有发生，戈告诉我他们举行婚礼的当天，他说那个日子让他非常伤心。

戈：那天我们吵了架，吵得很厉害。为了一件不足挂齿的事情。她说，给她烫发的理发师爱上她了，并且，她也爱上了那个理发师。她不停地感叹，她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一见钟情。我不相信。我怎能相信呢？那时候我们正在举行婚礼，客人来来去去，他们在为我们的新婚而庆贺。我问她，我请她别开玩笑，我连续问她许多次。她说没开玩笑。她说是真的，真的！真的！她的态度非常严肃。

吵架之后，她才告诉我那一切都是她的即兴创作。她说她的目的是考验我，试探我。老天爷怎能容忍这样的恶作剧？！

戈和他的妻子相爱在六年前。戈说，那年她十八岁，性情开朗，活泼可爱。

戈，还记得第一次带她去我的家。在路上，我请她想象我的家是个什么样子。她笑了，她说她早就想象过了。她说，你的家一定是个书香门第，充满了文化气息。我没吭声，我能对她说一些什么

呢？踏进我的家门，她大吃一惊，她没想到我的家是那么破烂。

请允许我在这里插入戈的母亲金志娘的一段话。

金：我们结婚的时候一无所有，只有一床被子。这个家是靠我们赤手空拳建立的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极其左倾，没想到要搞一个舒适的窝，直到今天也如此。我有三男五女，过去既要工作，又要抚养他们。我希望他们能够正正当当、平平安安地过日子，这是我的整个的也是唯一的宗旨。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我的想法。

戈从小就认识了贫困，在他的印象中，父母常常争吵。戈说，那是因为经济的窘迫。我还不曾成年，就得在外打点儿零工，以补充家用了。

1983年2月，陈芳生日的那天，她和戈开始了同居生活。那年陈芳十九岁，她觉得她的一切可以托付给这个她爱着并值得信赖的男人了。即便这样，陈芳依然把这种同居关系瞒着她的父母。她说，我不能告诉他们这个。我说我要上夜班，我住在厂里。

陈芳是无线电二厂工人。这个厂生产的录音机磁头全部返销日本。陈芳不喜欢她的检验磁头的工作，她渴望做诗人或者作家。

我读过陈芳的文学作品，那是几篇小说。假若

命运不背弃她，我相信她会如愿以偿。

戈：她瞒着她父母的，还有我的健康和工作情况。我的手有病，神经质地颤抖。我无法握笔，我的所有的文稿都由她誊清抄写。更重要的是我没有固定工作，我的生活没有保障。你知道，要是她的父母知道这一切，不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种男人。哪怕我的诗和小说都写得很好。

五年的同居生活是平静的，直到有一天，双方的父母都觉得他们该建立一个家庭，他们该结婚了。

戈：那是去年，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，那就是婚姻。我不想结婚，我觉得有了家庭妨碍太多，负担太重。可是我不能不结婚。我们的感情陷得太深了。还有，要是我们就此分手，别人会怎样想？难道让别人说我是一个玩弄女人的家伙？要知道，我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。我想不好这样一个问题，难道爱情的归宿就一定是婚姻？

去年夏天开始，他们开始作婚礼的准备了。他们把清水潭后街那间快要倾塌的屋子装修一新。在长达半年多的日子里，他们成了真正的木工、泥工和漆工。和戈的母亲金志娘说的那样，他们赤手空拳地建立了他们的窝。不同的是他们的窝是舒适的。

戈的父亲戈堪生说，现在的年轻人讲享受。我认为说得不错。

戈：结婚以后，我的生命到了最低潮。我发现我对她的感情淡漠了。我们只有一间房，而我却不能不读书和写作，我不想受到任何干扰。她对此不能理解。她说我读书家里太冷清，我写作她感到太寂寞，她说她不能生活在一个坟墓似的家里。她要求我陪伴她，陪她看电视，闲谈，逛商店。她还要无事生非。比如铺床罩。早上她指出我铺的床罩某个细节未处理好。我接受了意见，并说下次一定注意。可是她中午又说床罩的另一个地方未处理好细节，到晚上又指出另一个细节，没完没了，无聊透顶。我怎么受得了。怎么不和她吵架？

我现在才深切地感受到家庭是个枷锁，以及它存在的不合理性。中国的家庭不是靠感情来维系，而是靠一种努力来维持。耗费几十年，这太恐怖。有许多夫妻的感情早已经消失，而他们却不得不因为种种牵连而维持下去，我想我的父母或许就是这样。

我想我不会要小孩的，我再没有能力承受这个现实。就是想到这个也会令我不安。

现在是1988年8月了，戈结婚已经半年。写这篇采访之前，我参阅了戈的近两年的文学作品。在他的诗和小说之中，我看见了太多的忧郁和哀伤，孤独和死亡。这些在戈的笔下频频出现的东西象幽灵缠绕着我，让我久久喘不过气来。

在天堂和地狱之间

和尚释悟静是文殊院赫赫有名的八大职事之一的监院，他负责寺院七十余名和尚的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。换个通俗的说法，他的职务相当于某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室主任。悟静和尚说，担柴运水皆是佛事。他说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修身养性的手段，当然包括我正在经营的素餐馆。

文殊院相传建于距今一千四百余年前的隋朝。据《成都县志·寺观》记载，它曾被明末兵火所毁，只留下十尊铁铸戒神和两株古杉。今天的文殊院是公元1706年重建的，它是成都闹市区内唯一的一座著名的佛教禅宗丛林。远远望去，占地面积八十二亩的文殊院茂林修竹，绿遮翠绕。悟静和尚说，这是一块沙漠里的绿洲，每天来这里礼佛敬香的海内外善男信女成千上万。

和尚释悟静原姓钱，名海林。是一个卡车司机的儿子。1980年，二十九岁的木工钱海林剃去青发，披上袈裟，和所有的出家人一样，成了释迦牟尼的弟

子，有了师傅赐给的法名：悟静。木工钱海林从此销声匿迹了，一夜之间，那尊血肉之躯不再饮酒吃肉，不再碰女人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那是楞严咒或者大悲咒。师傅说，悟静，只有修身养性，灵魂才可以出窍。

九年之后，在悟静和尚的办公室，他正襟危坐，神情恍惚，尘世间的往事他已经模糊了，甚至想不清母亲和兄弟是什么样的模样。我请他慢慢回忆，请他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家当和尚。

和尚悟静的回忆是杂乱的，空洞无物的。他总是要让我产生一种错觉：他坐在香火袅袅的神龛上，目光平视，幽幽地飘过我的头顶，犹如铜铸木雕。悟静说，他出家是因为受不了人间的尔虞我诈。他感叹着说，要是所有的人都参禅拜佛，这世道就太平无事了。

我无法探出悟静和尚当俗人时所受的冤屈或磨难。他对我的提问仅以淡淡的一笑作答。他说他在二十岁之前就爱读佛经，他说，那时候人心浮动，社会混乱，佛经就象一叶扁舟可以载他飘浮在苦海。他说，佛经很深奥，我先看不懂，不知所云。再看，就觉着余味深长，哲理深邃，既透彻，又超脱。那时候我就想，要是有机会出家，我一定当和尚去。

那时候悟静和尚还是俗人钱海林，是下乡知青，每顿能吃两斤米的干饭和一斤猪肉，栽秧打谷

等农活样样在行。很快地，机会来了。那是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，宪法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了落实。悟静说，那时中国所有的寺庙都急需和尚。他说，寺庙残垣断壁、蛛网密布，所剩无几的和尚也皆是风烛残年。我立刻报名投考中国佛学院。悟静考中了，剃了发，受了戒，去了北京。而悟静的母亲却为此痛哭流涕，她拽住悟静的衣袖死不放，你信佛还不够吗？你就忍心抛下老娘出家当和尚？悟静把头一扬，说，妈，我的心已经死了，你不必阻拦。

1986年10月，随同中国佛学院院长赵朴初先生出访北朝鲜回国之后，满腹经纶的悟静躊躇满志地回到了文殊院，并担任寺庙要职监院。悟静和尚说，不是出家人出了家，道德就完善了，这需要你修炼一辈子。寺庙和社会上一样，甚至更复杂，更阴险。各种各样的矛盾，勾心斗角，恩恩怨怨，真是层出不穷。我自然是这一切的焦点，大小事情皆要由我出面解决。

悟静和尚极不情愿地为此举了一个例子，就象中国俗话所说：家丑不可外扬。他是深谙其中奥妙的。他说，有个纠察（专管寺庙的安全和纪律的和尚叫纠察）资历深，却很少读书。此人从不对小和尚谈及寺庙的规矩。小和尚稍有不慎违犯了，他就破口大骂，要他们卷起行李滚蛋。悟静说，宏法利

生，要是进寺庙的人都不能劝活，又怎么可能去拯救外面的人呢？悟静盘腿坐在木椅上，微闭双目，他说，我对所有的闲言碎语都当作耳边风，听了就是，从不生气，也不争辩。我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。

每天凌晨四点三十分，悟静和尚就起床盘腿打坐了。他说，参禅打坐入了境，要是得了道，对女人就再不会产生欲念。我说，你入境得道了吗？悟静和尚微微一笑，保持缄默。我再次问他，当和尚之前对女人感兴趣吗？他说他不感兴趣。他说，没有意思。那些年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，我都婉言谢绝了。

很难辨别悟静和尚的回答是否真实，他今年三十八岁，身体强壮。另外，他每天又如俗人一样的经营素餐馆费尽脑汁。据悉，素餐馆每月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。和尚悟静讲，来文殊院礼佛进香的善男信女多崇仰寺庙供奉的观音大士，他说，大慈大悲的观音大士法力无边，只要念她，即可得救。

我不知道和尚释悟静得救否？

一种古老职业的复活

是五月，我们请 Carojine 品尝火锅。火锅近几年风靡成都，它以辛辣刺激人们的胃口。入夜，遍及大街小巷的火锅店生意兴隆，不论寒冬还是酷暑，火锅爱好者围着滚沸的汤汁鳝丝或者鱼片，直至敞胸露怀，汗流浹背为止。

Carojine 从法国来，他对火锅的赞叹引起了邻座的注意。有位梳爆炸式发型的小姐转过身，用纸巾擦着嘴，她说，打扰一下，“钱”在英语里怎么说？money。那么“请”呢？Please。这位小姐异常兴奋，叫起来，扬着手，要她的两位女伴都来听听，那时北京时间二十三点整了。

由于描了眉施了粉的缘故，三位小姐的实际年龄很难猜测。她们都吸烟，都喝酒，她们的衣着和神态让我们立刻想到了她们从事的职业。

这是一种机会，我们不想放过。我问那位对英语感兴趣的小姐，能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吗？她抿嘴一笑，然后很夸张地耸耸肩膀，她说她没有

工作。她说，我们都是无业游民。三位小姐会意地对对眼神，然后放声大笑。那为什么要学英语？回答是肯定的。她说，能说几句英语就能挣双倍的money。三位小姐又是一阵大笑。还是她，那位梳爆炸式发型的小姐，她提议我们作她们的英语老师。她说，我们就学一些简单的会话，够用就行了。我们每月给你们交三百元的学费，怎么样？

分手时，我们互相通报了姓名，她们分别是：舒苹、肖绪兰、刘芳。

半月之后，在锦江宾馆一楼咖啡厅，有人招呼我，回头仔细一看，是舒苹。她新换了一头假发，让人不敢认了。她说，你不请我喝咖啡吗？我只得认了。侍者送来咖啡之后，舒要我给她介绍舞伴。她说，最好是老外。舒的面容憔悴，估计是缺少睡眠的缘故。她猛喝了一口咖啡，用手掌抹抹嘴巴，她说，现在打击很严，我不敢轻易向老外靠拢。

有舒的女伴在电梯旁向她招手，她一口喝干咖啡，来不及向我告别，就匆匆向电梯一阵小跑。

又是半月之后，按照舒留给我的家址，我骑车去了旭东中街二八四号。

二八四号是座小院，有十余家住户。由于年久失修，房架倾斜，砖墙潮湿，泥灰剥落。穿过一条长五米宽一米的通道，就是舒苹的家了。敲开门，舒的父亲舒继纯接待了我。他请我坐，我坐在他的床

边上。他用青瓷大碗给我沏茶。他说，她怎么会在家呢？她总是不在家的。

舒的家大约十平米，地面坑坑洼洼，很潮湿。唯一的一扇窗户推开，就是另一家住户的厨房了。屋里有两张小床，床与床之间有一张衣柜作隔。四壁贴满了女人的招贴画，她们是电影明星或者是戴乳罩的模特儿。

女儿不在家，父亲心绪不宁地接受我的采访。说到兴头上，他总要捂住头，说头昏，喘不过气。他说，不是身体不好，不是。他抹去嘴边的唾沫，脑袋往椅背上一靠，眼睛瞪着屋顶，他说，有十多天看不见她了，说是和几个女孩儿去了广州。

我看看舒苹的卧床，床头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乳罩和贴身内裤。父亲说，这几年舒苹总要跑广州，一去就是几个月，父亲说，我怎么知道她在外面干些什么。就是在成都，她也很少回家吃饭睡觉。

舒苹二十五岁，未婚。高中文化程度。五年前是成都市针织一厂工人。因为长期旷工被工厂登报除名。父亲说，我管不了她，也不想管她了。

父亲舒继纯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尉官。1949年，他所属的国民党二八四师走投无路，不得不宣布起义。他为我形容那支打败仗的军队，他说，军官们抽鸦片，逛窑子，行军坐滑杆，还打什么仗。那年舒继